



埋在心底的光芒

4D 胡嚴文

今天天氣的顏色，是灰黃色的，像一塊浸滿了濃血的髒布，沉沉地壓在了大地上。我倒在了刀劍的血泊之中。有一個女孩，一邊流著淚，一邊關心道：「良爺，你沒事吧？」我假裝笑著說：「沒事，這只是皮肉之傷，不要緊！」其實我知道，我今日必死無疑。然而，我同時知道我身體的某部份卻活了起來。

我緩緩閉上眼睛，回憶起我這一生的經歷和體會。

明崇禎年間，天災不斷，國家內有腐敗貪官，外有外族入侵，萬歲爺無能治國，王畿赤地千里，餓殍遍野。許多人都認為，大明王朝氣數已盡。有些人實在太餓，便也開始了唐末「人吃人」的禍象；有些人更因此起兵造反，甚至當上流寇，燒殺搶掠無惡不作。

我原本以為自己跟這些流寇一樣，是一個麻木不仁的「狼」。直到遇上女孩穗之後，我才知道，我的良心未泯，我不是「狼」，我是「人」——一個有血有肉的「人」！

我叫良，出生於一個小康之家。記得小時候，那時還不算亂世。我有個哥哥，從小跟我玩到大。那時，我記得家裡很有錢，我和哥哥無憂無慮，情同手足。

可惜幸福總是很短暫的。八歲那年，天災接踵而來。有一夜，一群官兵殺死了我的父母，奪走了我們家的財寶。即使如此，他們還想殺死我和哥哥，斬草除根。哥哥為護住瘦小的我，用身體擋住了劈向我的刀。他溫熱的血濺在了我臉上，我十分痛苦與難過，那一刻，我心中的某個部分也隨之死去：我要活下去——要不擇手段地活下去——這是哥哥用生命給我上的最後一課。從此，我以為自己拋棄了那個軟弱的良心，成了別人眼中十惡不赦的壞人。



埋在心底的光芒

長大之後，我為了生存，成了一個靠著販賣「貨物」苟活的人。我的心，比凍死在路面上的骨頭還硬。我曾拐賣了不少「貨物」，也曾殘害過不少花朵的生命。

穗，是我最新的「貨物」。一個沉默的女孩，像路邊的草，微不足道。我押著她，走向能換取銀錢的目的地。我們的存糧不多，每次進食，我都如同野獸般狼吞虎嚥，彷彿慢一步，就會被這世道再次拋棄。而穗卻總是省吃儉用，將乾糧小心地藏起一部分。我嗤笑她的愚蠢，總是嘲笑她說：「小屁孩，總是這樣省吃儉用有什麼意義？餓了肚子，沒到點我可不會給你乾糧吃的！」

然而，有一次我們路過那個被饑荒啃噬殆盡的貧民村，枯槁的手臂如鬼爪般伸來，我握緊刀，眼神兇狠地逼退這些餓鬼們。但穗，她竟毫不猶豫地掏出自己珍藏的、一小塊黑乎乎的餅，塞給了一個眼瞅著就要斷氣的孩子，那孩子母親磕頭的聲響——這一下一下的撞擊地面的聲讓我心煩。

又有一次，我因為狼吞虎嚥，提前把乾糧吃完了，餓得眼前發黑，氣息微弱。那個小小的身影又湊了過來，將最後一點能續命的食物，輕輕放在我掌心。她看著我，眼神清澈而堅定，沒有一絲算計。

那一刻，時空錯亂。哥哥的身影與穗的身影，驀然重疊。

當年，哥哥也是把最後一口吃塞給我，笑著說：「哥不餓」。當年，他也是用這樣溫暖而堅定的眼神看著我，然後轉身，迎向了冰冷的刀鋒。

我築起的高牆，在這一刻土崩瓦解。

原來，這世上真有一種人，他們的善良，並非源於無知，而是源於一種深植於骨髓的、無法被磨滅的本能。哥哥是這樣，穗，也是這樣。



埋在心底的光芒

後來，我們在路上時，遇到了盜賊，來得毫無徵兆。他們不僅要糧，那雙雙淫邪的眼睛，更盯上了穗。恐懼攫住了我，那個黃昏的噩夢再次襲來。「跑！像哥哥希望你那樣，活下去！」一道聲音在腦中尖嘯。我幾乎要轉身逃入黑暗。

但當我回頭，看見穗站在那裡，瘦小，卻異常平靜，就像那次遞給我糧食時一樣。我忽然明白了，哥哥當年選擇擋在我身前，不是為了教我「不擇手段地活」，而是用行動告訴我：這世間，有比活著更重要的事——那就是守護你心中僅存的光亮。

我的猶豫，冰消雪融。

「她，不是貨物！」

我嘶吼著，橫刀擋在了穗與賊寇之間。這一次，我沒有計算勝算，沒有權衡利弊。刀光劍影中，我彷彿又看到了哥哥，但這一次，我不再是那個只能在他身後哭泣的孩童，我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平靜與強大！

此刻，我終於明白：原來，我的良心從未消散！它只是在哥哥犧牲後，被我親手埋在了心底最堅硬的深處，以逃避蝕骨的疼痛。而穗，用她最純粹的善舉，像一束溫柔卻無法阻擋的光，穿透了所有堅硬的外殼，讓它再次窺見這個世界。

我倒在刀劍的血泊之中，然而，我卻活著。

<完>